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中壬〕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祿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頤服

闕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詳諫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蘇轍進曰頤入朝恐

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句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

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

廷事體則有之甯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

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

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

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

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趙宗景鎮寧王元傑

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淮安懿王之子范百祿字子功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

啟字仲馮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為皇后太皇

史家紀宜仁之言以前
為孟后及後廢立及隆祐播遷
張本夫異日之非有神
術先非有神

以識其然
哉且宜仁
若果先識
其然則餘
人家百無
一福德象
全者而必
用此福成
之或以薄
異日之識
何爲哉

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言者論巖叟掾劉摯爲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

金道贈世祖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

字烏魯完按盈格舊作盈哥今改後

仿此謂曰烏雅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烏雅東今改後仿此

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

合理博次子按阿古

遼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

能之遂卒

阿古達始此

母弟蒲拉舒

舊作頗刺淑今改後仿此

襲爲節度使合理博

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爲功變

弱爲彊遂破和諾克

舊作根額今改

薩克達

烏作散達今改後仿此

烏春

烏木干

皆女真部人與合理博相攻者按烏木干舊作

高謀罕今改後仿此

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

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後仿此金史

國語釋勃極烈總治官名云

六月以蘇頌爲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

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尋又遷

禮部兼端明侍讀一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

請臣奏事
皆取決太
后帝有言
或無對者
惟蘇頌一
人為帝所
重則司馬
光呂公著
諸臣皆有

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

曰先帝欲富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

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

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

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誅謂勳中始以帝變之仁姑試伯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

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

于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西〕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

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殿

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

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

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頌器局開讀以禮法自持為相善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道頓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權攝之臣進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

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謀任其皆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

夏六月梁燾罷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

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重嘗作屬士詩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

不得辭其
日觀政大
致所爲馴
宗固失德
然其所以
有由來矣

以宜仁之
賈意其彌
留之際必
深屬大體
公忠少主
以輔少宗
他日之度
棄老成則
當新召舊

開耳無笑曰：嚴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嘗用之不盡，其愧多矣。帝以兼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服其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嚴剔邪正。公天下之善，選圖任，奮入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

宗而論之
以防微杜
漸令道克
全名乃斯
爲台理丁
對諸臣乃
甯鳴咽引
以宜早爲
退是全類
私絕不類
其平日之
所行矣諸
臣非不明
大義者尙
何忍洩之
于後人且
于後人且
然啓人以
附之嫌以
哉是蓋出
于史家不
會之說不
可信也

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于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太后既崩。中外洵洵。人

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

于近習不可弗聽

已而羅興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譏國動勞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務怨外夷天下

愁苦百姓流徙頓先帝愛惜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矣噫速起大獄王詔制取熙寧

章惇開五深汭起擾交管沈括除礮命充种勝蔡造西亭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惇謂朝廷

不得不任其背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蔡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璣陝師

開行茶法市易于四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球之天下之民

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

通裁百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險遇不復振矣 雙周輔字縉縉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

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

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

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

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

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

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

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

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

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舊。唐書例于正月卽書紹聖元年。今依之。

春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

鄧潤甫爲尙書左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

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

略曰今

之選而士不知勤。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委可募之說轉而役注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屬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鬻買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

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甯元豐之意。臣謂先

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

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述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

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之

合。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

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

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

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

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

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

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陸

鄧潤甫首

說章呂黨

人接踵復

進司馬務

許人馬事

諸至發策

以此相詆

此試士乙

左衡甲以

門戶判然

欲望綱紀

肅清何可

得法速而

當光意者

改京也甘

出外者會

布也一則

委曲將順

不則小拘

之情不能

變之不可

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詞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

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

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步轍為誇勝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少

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

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

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

變矣河南尹蘇轍舉凡幾確有鐵元祐諸臣之議乃歎曰尚可以于歸乎尚不對而出辱少師事轍頃而

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尹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

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

至是徙江甯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

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

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

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

一端盡若
見理不明
雖有意防
檢早墮其
後中矣

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馬光呂公
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
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剪除陛下羽翼于
內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
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
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甯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
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
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
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
九年爲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

郡乃出知陝州

祖禹在邠英守經綽正氣納尤多每當漢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
先按議其說開列古義至之時奉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誠獻稱爲諫官第一

以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旣相惇純仁請去益

編步凌蹙
權出自上
宜遠意旨
飾多煩緣
宋儒臣草
制或溢美
以市諛或
醜或且公
忿或且謂
受或且謂
之潤筆要
王言而辱
國體莫此
爲甚相習
成風恬不
爲怪如林
希之肆行

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

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

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

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于我邪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疏謂之惇聞瓘名

爲政初問何先惇曰司馬光爲郡所當先辦於無益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聲曰光不

務獲速先烈而大改或謂瓘國如此非瓘郡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

以林希字子中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

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

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

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

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爲戶

部尙書謂惇曰取熙甯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

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

識者有以見其姦

經說敢于
陰斥小仁
則又懼之
無忌憚所
尤要此則
以致爲人
當時豈能
君者豈能
辭其責哉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蔡卞安石婿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爲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特士

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

字安中
武人

爲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爲中丞

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

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

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祕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翼爲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

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願肅論起，帝曰：「陳廉每起中正之論，其間誠辨明，蓋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願州靈仙題。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

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

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

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蔡卞進神宗實錄于

是祖禹及趙彥若。子，鄉民。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等並坐詆譭降官，安置永澧黔

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陸獨府堅曰：如公實愛依史也。佃曰：盡用實意，豈非誇書乎？正是個亦薄職，百者又以

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元〕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

實錄紀治自一
朝政昭傳實
應以昭傳實
書以昭傳實
信即昭傳實
隻字不容辭
任意增省不
重修已不
可為典要
況私見各
持朝臣各
書私見各
辨紛何尚
制乎何尚

奠確子涓京婿也于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希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諡爲文正近乃欲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勾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諫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凡請由倭
擬則不感
畫歸于下
國事不可
以安宗
問王哲石
以有故安
會釋其疑
殊不為白
石創思安
帖以便私
專擅之其
壞法實私
廟之不懲
備之失作
視爲令轉
人之垂使
無益肆行
戾忌其行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燾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覬其助己，而燾不下之，遂有隙。

惇用白帖。

宋制，中書黃、大書黃、東宮黃、高書黃、小事黃，通得皆爲錄黃，今不由矣。而直以帖行之，猶唐之堂帖也。

貶謫元祐諸臣，燾言于

帝，帝疑之。鄭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

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

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等十

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

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

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

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尙遵

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

知隨州。

〔丙〕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字元忠，臨人。言：「畏在元豐間爲

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

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顯黜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

舊作乾石 烈今改

部達史百官志小部族有某錫也錫會哩本女真別部後入金以爲氏阿蘇人名舊作阿蘇今改後仿此

阿蘇奔遼

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卒

金道宗

弟盈格嗣以兄和琢

烏古訖長子按和琢

舊作勃子薩拉噶

舊作撒改今改

爲國相

金史世祖和諸克西克達交雅達納稱爲國相景憲以幣易求得之以命肅宗雅達納舊作雅達今改

時赫舍

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

舊作毛囉辭今改

阻兵爲難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

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

按此又一和琢據金史金初有兩和琢其一薩拉噶父後贈

國公其一守阿蘇城後贈特進

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

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

李具

以爲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構

造誣謗之罪謫授祖禹明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

婕妤舊同后朝景靈宮此事就坐後立侍婕妤獨肯立簾下后臨中

陳迎兒呵之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于履祐宮后座朱程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求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后起立婕妤好亦起尋復判則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慰不復朝泣詆

于帝內侍將羅謂婕妤曰母以此威威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塵正當與婕妤好也

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甯

當疆場有
警之日
早定原
無事大舉
夏人素未
入寇素未
聞備禦之

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
常情耳后卽爇符于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
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開封人等卽皇城
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
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
乘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
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
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
天下冤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注見前

夏人自得四砦

事具前

連歲以畫界未定侵

掠邊民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寒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
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是月自長城注見前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
城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
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

謀則無事
豈宜漫宗
籌畫然談
乃秦然談
笑自如轉
以規敵退
兵自伐幾
先之哲而
史家亦若
有褒辭夫
金明淪陷
所失實多
寇警幸平
國威已損
亦何足取
乎

哲宗稱大
防樸直似
爲知人何
妨即行黜
其而必語
其所觀如

退

以龔原

州字深之
漢昌人

爲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

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

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

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實
中改贈楚王此云楚王蓋史臣遺敘之文

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嗣宗外婦也清臣

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

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

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

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

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爲昌化軍司戶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

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伯字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

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州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

臣下委曲
私致意者
然不大笑乎

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

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

于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

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

副使，轍化州。本唐揚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府。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

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

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觀、韓川。字元伯，陝人。孫升。字君孚，高郵人。呂陶、范純禮。字樂馬，中子。趙

君錫、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顧臨、范純粹。字維德，涇州人。孔武仲。字常父，文安人。王欽臣、呂希哲。字原

明公著呂希純。字子澆，公著季子。呂希績。字紀常，公著次子。姚緬、胡安詩、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十七人

通隨峽，衡、蔡、毫、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衛、連、橫、諸州。廣州，五季間置，今隸江南。單州，

唐置，今爲府，屬浙江。連州，隋置，今隸廣東。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甯府，新注見前。居住。王邠落職致仕。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落職。知

衡州。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晁補之。字无咎，密州人。賈易、並監常平。朱光庭、孫覺、趙高、李

之純。字端明，涪州無棣人。李周。字純之，涪州人。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

舍人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

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

豐唐縣今屬江而卒天下惜之既而梁燾卒于化州劉擊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

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識好名

之賢則無為善之跡矣諸子欲以典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莫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萬以致宰相昔

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

可小有不平隨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與浮順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貴州

唐置今屬廣西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

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

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

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

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

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授之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

卿事稱董必字子邵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

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

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謔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廣文興化莆田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摭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下書蘇易林自又乞毀司馬光黃治通鑑版大學博士陳希區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希自據理得免

夏四月知渭州章棻

字質夫華州蒲城人

城平夏

此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有曰細腰城城橫山以瞰平夏乃指夏州而言注已

前見

案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

注見前

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

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

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

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水經注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左會

三川混濁歷峽映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

好水河

即好水川注見前

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棻迎擊敗

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

在平夏城南

章惇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路公文彥博卒

後道忠烈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

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

中領事復授特令
出蔣道復太師賜諡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

七月又
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鄭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

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愨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

本名昇平
增五年開

名

威羌

本名白洛興元一二城
安府安定縣

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

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

宋置今理州
府萬州是

司戶參軍 初

恕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
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
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
于燾且出康書爲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
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
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

士充傳道言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冊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卽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贖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秦風之不足貴前已
詳辨之說至
尤爲荒唐
無據何紹
聖君臣修
陳符瑞因
之朝會改
矣感亦甚

〔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于劉銀村修舍

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驗辨京以爲秦

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

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

爲翰林學士承旨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爲御史中丞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

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途猜忌

于騰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

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

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

書示蔡確之弟頌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

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

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

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況之

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

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蘖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卽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謂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

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爲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初，章惇怨范祖禹，劉

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

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

州。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繼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列官，承意疾賊，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

祖禹平生物，口不言人過，遇事則自是非，不少借。長于勸諫，論議不嘗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並實證，隨贊，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威作鬼名，阿密今改。等。夏人

圍平夏，章榘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圖。穆作謀，勒都達今改。

斬獲甚衆，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榘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

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

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是

黃河故道
遷移乃道
地自非以
勢力爭者
人亦修築
防亦修築
勢利導因
能挽趨下
之形強之
使回若盡
遠全河東
返則是不
與水敵不
不至吳焉
不礙未安
河防機要
妄防機要
無其待也

創州一

即西安州以南寧會新城志
故城在平涼府開原州西北

城砦九

宋史地理志西安州有靈秀天都臨美樓
嶽臨堂通會雷堂定戎諸堡皆元符中興

屢敗

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偪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已〕二年春三月遼人爲夏請和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

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

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夏六月河決內黃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

自小吳塔之決東流境游苑子奇始慮國
王令圖王季先繼之文彥博呂大防安

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祐宗愈則以慮畏勢民爲憂繼復
力言其不可詔遣范百祥行觀役遂罷已而吳安持李偉等復主其說吳安持充之子久之不決

至紹聖初卒行之先是呂大防以吳安持爲鄆水使者尋以王宗望代之紹聖元年宗望奏然
金隄七十里築隄北流使全河東運故道王宗望字耀叟光州固始人

是時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至是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

持等三十人以前主議回河降責有差考續綱目是後數回河事不詳
考今節采宋史河渠志改觀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瞻秦州會
遠人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戩初額爾

古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星摩沁占舊作沁平
欽至今改之屬有

異志忘轄戩季父蘇南黨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

盡誅其黨獨沁魯克節舊作羅羅
結今改逃奔希卜溫舊作漢巴
溫今改希卜溫者轄戩疏

族也自額爾古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羌多歸之沁魯克節奉希卜

溫長子表怎抄今改據溪哥城

本唐石軍後吐蕃改名

轄戩攻殺表怎沁魯克節奔河

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

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降于贍

詔胡宗回字顯夫宗愈弟帥熙河以節制之于是遂城會州

元豐中雖加關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後至是始城之

以西安城北六營隸焉會州西魏未幾王贍與總管王愨爭功交訟于朝于是星

摩沁占迎希卜溫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隆咱爾抄今改爲主其勢復張轄

戩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咱爾及星摩沁占

等皆出降贍遂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

厚知州事

時二會雖降然其種人本不樂內附贍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隍而邈取青唐道險地遠至授不相及皆皆王贍之失前已而星摩沁占等果叛

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

字志完常州晉陵人

于新州注見前妃多材

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

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茂亦尋卒浩以數論事帝

新擢爲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

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

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

元祐初置
神宗朝得
超者悉皆
而置未幾
局復翻舊
案株連幾
及千家幾
忽之間波
羣小構陷
所致亦迫
不仁聽政
宜急反政
時急反政
費之政使
奸徒得輒
藉口若輒

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乞與善地。不聽。尋出履知亳州。

御史中丞邢恕免。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搆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凌囊能今改威明節節今改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

試。補太學外舍生。

此後世歲貢之始

知審一
切而後
宗親申
或次小
後則騰
理所至
何鼓位
實即尤
實效禍
此黨尤
甚一清
成幾時
人流不
論固不
君子所
亦恩者
不明其
致太母
宜致太

〔庚〕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神宗第十子卽位改元為太后權同聽政赦帝崩

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

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注見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

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必神宗第九子當立太后曰申王

有目疾不可于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

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

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

乃召端王入卽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

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開封人鄆州刺史孫之女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尙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

○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州界之竄王瞻等于嶺南瞻未至自殺初瞻

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

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

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

斬城中羌積級如山。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沁魯克節請歸，帥本路爲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十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

之城，中危甚。苗履

州人

姚雄

字殿夫，五原人。

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

而還。希卜溫與其子希卜薩羅桑

善作漢語，今改。

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

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隆咱爾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

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彭布鄂特丹幹

善作邦語，今改。

曰：懷義同知湟州，加

轄戡懷遠軍節度使，而貶瞻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

瞻至穰縣

注見前。

自縊死。

詔求直言。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

字純符，蜀人。上書

詔之公議，故貴授宋種軍司馬。光左右以爲善，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摩摩，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

意此何理也。夫乘時抵觸以空言貴，微微指端以固權，皆謂之善可也。在實論門私，獨斷路險，交不遇密結

禁，謂之善可也。以奇技淫巧爲上心，以倡優女色欺君，謂之善可也。自擬恩榮，謂之善可也。蔽述主弱，排

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善可也。凡此數者，皆有之乎？

惇有之子，實經別委，使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營之成，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則遇必殺

得失，御史不劾，茲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嗜欲，以爲得計。天以嚴法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如此。陛下

雖有鏡鑒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朔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

用簡素服，敬樂而無修飾，善政之實，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夫字彦和，州人。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

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彥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

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

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謂有曰。豈惟尊命尙簡。昭示寵優。庶幾慶論。豈非既又遣中使趣

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

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

州。軾與弟轍。即父洵。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學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俱爲小人忌嫉。不得久居朝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

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尙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字伯約，建陽人。、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陳瓘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張庭堅字叔才，安軍人。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甯臺，諫論之不已。遂

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

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

在繁縣西
南昌陵西

史臣曰：曾宗以幼冲踐阼，宜仁開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紹興諸公，去未幾已而咸盡復用，不假相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瓦，馴致黨訟，君子盡斥，而國政益亂矣。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爲相專圖復怨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

兼山陵使靈輦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

字相之明
鄆人

陳次升龔夬陳瓘

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陝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

是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

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

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

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

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字民興。臨州人。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字純翁。仙井人。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

殿學士徒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相。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肇出知陳州。首于布曰。兄方得當引用。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曠往。往往帝前日事。惇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圖位計。愚之可爲獨笑。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道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過則盡排元祐者于帝時。吳時惇下。繼未至。一察京足。以某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曾肇字子開。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

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聖之弊。帝不能決。以同給事中徐勣劾對曰。聖意得非欲

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圖存。臣未見其可也。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徽宗皇帝

〔辛〕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亙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

互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

大乃治惟心政尙徒元且難日
公帝之存施登空寓于無至進非
王至本之之在言意實足邪國所
至然圖於崇若改述政正事

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
禁為陰中國為陽戎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
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
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

諡忠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

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
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
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訛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私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骨苟能以貴人之心實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氏崩

諡曰欽
聖憲康

追尊太妃陳氏

母生

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注見前

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

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
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于海

按鄂諾河奇作鄂
嫩河今改後仿此

行宮孫延禧即位

是為天祚帝
改元乾統

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

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
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為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伊遜

特爾特舊作得里特今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猝，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方惇之入相也，妻瓘氏病且死，瓘之曰：「君作相，幸勿

報怨，既詳惇與陳瓘曰：「惇亡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際，作一語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

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

任伯雨半
歲而封上
八疏封事
幾無虛日
無論傷實
躁不安能
有不安能
安得之勢
如勢亦許

忠謀謫論
而于君子
中時弊由
至人本定
小後論誰
事其時誰
當自居不
甘者乃行
實指其行
事若何而
但以准賢
退佞空言
徒見有黨
辨見有黨
同伐異之
害何足貴
乎

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
以不戒既而欲効布布覺之徒爲度支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尙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

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
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
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
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
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
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
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
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

以媚于己爲同忠于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

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即簡王。即帝弟。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據綱目。作蔡王。府相告有不謹。語及于王文。法不明。今依宋史。楚王。假及公。謂傳。改稱。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晷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瓘

徽宗之政
慶宗之政
蔡京之進
由京之通
自古官
柄用未
不意國
朝政者
則臣交
大宋政
就說政
此而危
象之機
益著

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
覆然改容信宿出瓘知秦州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史不詳人性巧媚善測人

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

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于

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

學博士范致虛字謙叔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

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

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甯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常爲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

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

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

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

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

字溫益
泉州人

蔡京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遜

字德簡
州浦江人

之

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
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
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
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
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尙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稷初自河南

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尙書稷數以論事忤
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

蘇州

〔午壬〕崇甯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書夜不止

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

生曾宗

諡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

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諫之士張庭

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

字聖舉
鄒州人

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

字聖取
州龍泉人

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

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

字顯考汝霖弟

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

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

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餘並會三省籍記

蘇轍范純禮劉季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孫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
吳安時黃庭堅黃履孫仲滋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厚吳補之簡侂張庭堅謝瓦佐韓跋馬

燾陳彥默李紱陳祐任伯雨陳郭宋光裔蘇嘉顯快劉昱魯君現陳壘龔夬江野余爽
獨蘇程頤宋光裔張璠張士真曾壽趙約談原楊傑陳偁張來慶唐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

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自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尙書左右丞。京素與屯

田員外郎孫翥字叔靜善。翥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

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翥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曾布擬婿父陳佑甫爲

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遜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更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用熙甯條例司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字彥明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

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卽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尙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

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人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籍宰執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獻王堯叟王

純仁安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蘇子悅賈島鄭浩等餘官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

內臣張士武臣王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

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甯紹聖之政

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

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時

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旣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遼將蕭哈里舊作滿里今改叛。女真部節度使盈格擊斬之。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占舊作阿典今改部遣其族人烏達喇舊作翰達別今改至生女真。約同舉兵。盈格執之。會遼主命盈格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

當都浩進
疏時史也
言出付于
外既非留
中祕事則
應存在有
崇甯片尾
不及四年
不皮四年
語即焚草
私家若故
讀遂無可
考若奸人
密行毀棄
益宜窮究
根株乃爲
草前陳了
可食者下
奏羣小之
致于款款

甲兵何事不可圖也

先此女真甲兵未嘗滿千數元

遂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兵追哈里

者數千不能克盈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盈格

使阿古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函

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格知遼兵易與益自肆矣未幾

盈格卒

金道宗

兄子烏雅舒嗣

女真自

十二月追諡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初鄒浩召自新州

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

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

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

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

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

任伯雨品化軍陳理遠州驛夫化州陳次升蘇州陳師錫郴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南軍常安

民溫州張舜民蘭州馬淵吉州豐稷合州

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

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知荆南舒亶奏辰溪蠻納土元祐初傅堯俞等言沅誠州旣建專具布

亦徽宗時
之也

列砦縣設官募役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願料酌廢置乃罷誠

州爲渠陽軍州復而沅州如故會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因盡廢堡

砦而其地復爲蠻酋所據及是蔡京當國開邊拓土之議復熾京以舒

亶知荆南亶奏誠徽二州蠻酋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

制羣臣表賀

事改誠州爲精州
徽州爲鄂竹節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

宮名
崇寧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其因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

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

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

得至京師

時號進士于集英殿學階爲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而陳之場也特與名安悅對策
使黨人之子階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歸悅等悅悅兄也又重定等十八

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編守攻朕
雖可也卿宗智察何異于編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

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

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祕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

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字感叔河南志安人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齋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勾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還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本一作多羅巴今改奉希卜薩羅桑謀復

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兵毋西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

趣成功耳。遂行。都爾本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爾本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都爾本，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秋八月，張商英罷。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隸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

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

後改通仕爲從政

仕爲修職將仕爲迪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

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

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

即今黑龍江上源曰鄂爾河流六千餘里與遼間江合

者部族日彊兵

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既而女真徇地則部高麗恐不利于己因侵之爲女真所敗高麗懼運所俘復

和請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

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濬爲越王。濬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

欲立瀄爲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卽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囉噶爲太叔。封瀄越王。留守東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

宋

徽宗皇帝

〔甲〕崇甯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

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 事私鑄人為官匠并其家股鑿以屑之謂得

令陝西錢地分行使 議者多言非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夏

以中國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即令許天啓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

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每千鑄錢隨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屢歷中范雍

命方士魏漢津 本蜀 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

帝言方今帛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制

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昺 字子翬 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

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 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

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巨指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為羽聲之管第二

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戴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

之律定矣黃鍾定乃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

百物之象然後均莛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 漢津本諷員兵士自云唐蜀師

吹竹葉黍
自伶倫置
律以來未
之有改漢
津唐安誤
解夏禹以
身為度之
指文經用
寸節短

長哉爲律
管夫人之
不齊將易
一帝乎一
時君若臣
無能辨其
誕謬方爾
鑄鼎制樂
突過古不
多見其人
知量也

結中興房庶俱被召至京而桑津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履見其制作因取之
蔡京辨其說託之于李真云然漢津晚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尙書省其講議司官

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字實考揚州人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

尙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尙懼講求未盡乞令諸

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鄴廓州前注見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留後 厚

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本河東善質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

會宗噶爾川在四寶府西雷縣西源出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宋史地理志宗亦南有宗谷口後說曰宗哥因以名城羌置陳臨宗水倚北

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

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

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宋史書文作羅

增以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希卜薩羅桑

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其留一宿

王學堅名配乃侯堅學王
安僑國教國實孰文石以
石以文實孰文石以

去賈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什鈞稜節唐作海施軍今說今改以衆降遂

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

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

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

行錢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甯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

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尙書何執中州字伯通今人請開學殿使都人

縱觀

置書畫算學書學習篆隸注見草三體明說文漢許

字說即王安石所撰爾雅晉郭博雅宋方言漢揚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

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做前人而物

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作九九

方輿分要不足周髀即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

鈞股見後漢書注

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未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

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尙書劉拯

字康孫。宜州南陵人。

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

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

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收將舊

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

陰匿元祐之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尙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

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

左丞。

額斛代常發
之法本意而
平當運道
地當紆民
要制以濟
兼制以濟
立制以濟
無制以濟
貪部止蔡
庇其烟黨
遠致上本
價竭視照
交病新法
豐之民害
同于安石
而于不恤
止言猶未
人言猶未
若利之也

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

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
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
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
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
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美財以供侈費于
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
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輸
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
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
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

京下弟兄
用巧詐
略同典
之非獨
矣非京
明而京
昧蓋京
創其說
爲希以
由而卽
惜其卽
爲指說
計正不
以一言
中必是
而非京
從而定
從而也
優劣卽
其骨肉
間傾軋
如陷路
安望其
人安耶

特甚每進築一城秦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

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

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

主之奏使經略五路先是蔡卞謂卽實州生蕃納土得邦慶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皆

地在今四川松潘密州注見前澤州宋初吐蕃巴喇濟地地名
松潘密州有上中下三澤州路接洮岷今漳縣縣卽故下澤州地

〔乙〕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

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

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

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卽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屬北與廣西柳州唐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

內附詔置懷遠軍今爲懷遠縣懷遠自岳陽通稱作懷遠王江蠻內附者衆明皇乃蔡母山家人宋

傳云蔡人顧爲王民請置懷遠州于蔡母山心與在大觀元年亦非懷遠四年事也蔡卞日夢見
蔡明爲漢明遂與王江混而爲一今依本紀書制蔡王江混遂節作員而以蔡明事附注日夢見自蔡京

以開邊盡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知貴州王祖道若其人誘王

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誇言向募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詔從其

請以王口砦爲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九州以安口隘置格

平州故城俱在今增設提舉溪峒官後二年置道復置峒人歸化請于黎母山心置嶺州爲下郡

安州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取嶺州縣者爲黎黎其居山明無征備者爲生黎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字達源泉州晉江人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與蔡京論講

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

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結于熙寧中以州茶市易軍儲運給無依糴亦結于熙寧

妙在京粟米什師提舉市易而買易度民田入多富輸給錢物於或于潭州北京及緣之法盡括民

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

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

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本靈州城宋嘗中改名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

詔貶王厚爲鄧州防禦使蔡京使王厚招夏卓魯克可作卓右廂監軍日

木多多今改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

厚遣弟詣保忠爲夏人所獲。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希卜薩羅桑合兵，徧宣威城。知鄴州高永年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都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爲衛州。西雷府，河橋在今衛州。以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文，成化人。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宋置，夏人復入寇，遂將劉延等敗之。劉延慶保安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

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尙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據字彥質福州人報之遼爲夏人求還侵地及

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爲尙書右僕射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

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

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

三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

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堦

於後亦尋常
過一尋常
古器耳秦
皇使人沒
水求之已
爲愚陋行
宗乃自徵
鑄造故立
多名益荒
誕不經矣
至酌獻時
寶鼎忽破
或鍊治不
良所致若
竟以爲北
方亂兆則
不免傳會
可笑試思
妄作之器
何所關係
而鄭重耶
林墟阿附
蔡京奉使
辱命受侮
而歸乃不
治其罪而
反與遷秩
及遼使責
不言失禮
空館舍絕

埽如方色外築垣環之

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杜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四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龜鼎西北曰龜鼎又鑄帝座大鏡又二十四氣鏡

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

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爲北方致氣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墟還自遼據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據遂恣情

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

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尙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勛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勛俱

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

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

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勛領應奉局及綱事勛指取內幣如囊中物每取以

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皆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嚴不講卽被身大不

禁罪及發行必帶腰挾囊以出入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交夷之不遠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

或謂寶子女以供其須顯山鑿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測百計取之必得乃止

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

烟火之燔
慢而遠出
始以謝之
據之實制
于權相繼
之制壓于
強鄰徽宗
但拱手以
聽其何宗
爲國耶以

人主兢兢業業
爲懷卽當
重照累洽
般阜又安
持盈戒滿
之權若秦
心一萌則
乘以不流
鮮有不安
爲安不流
毒者是以
中極盛
向不堂廉
之臣乃倡

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達字公詩涇州人爲

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達

方拜中書侍郎卽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

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

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

崇甯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

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于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覩帑庾盈溢遂倡爲

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璫玉匙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

以爲太華京曰臣嘗使契丹持玉盤瓊玦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齋上封事者甚衆朕長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備人言復與久常莫辨京曰事苟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陸

下嘗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及彗星見帝悟其姦

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爲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

爲豐亨以豫
大之說以
或君甚
矣其也
況徽宗時
歲幣困于
遠兵餉經
于夏復喪
熙豐剝喪
之餘帑庚
之所儲有
幾且壤地
日盛民怒
日滋又何
豐豫之足
云乎
人君顧畏
天命敬懼
惟在平時
臨事無修
已爲無以
實不天以
區區求言
果足而或
休和以弭
災沴乎乃
徵宗請見
則略講戒
心變消則
復萌修志
直是以慮

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達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
事稍稍澄正之

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自務開其端而使達舉說達亦欲自以爲功或情不願朝察
京輿涉軍用兵累年正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西夷生釁釁端一開兵連
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察笑而已

三月罷求直言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達罷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

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

鄭居中字逢夫開封人往來鄭妃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

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

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德初鄆州西安人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

疑達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臨州新昌人論達專恣反覆陵

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文爲救急
之具矯誣
天聽其無
當於居高
之鑒審矣

〔訂〕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項城人爲尙書左右丞

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韻府錄三百萬市北珠以運北珠出于女真子
美市于遼遼嗜其利慮其真捕海東實以求珠

女真由昂熱遼北珠即東珠出混同江海東實
名俊健能擒天鷹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

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

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密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

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

爲言宥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美故
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

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
京長子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

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及

卽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

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卽免試

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以徐中行

字德臣台州臨海人

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

爲文入委羽山

在台州府黃巖縣南一名俱依山

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

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薤

字文鏡開封人

爲給事中

薤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卽對曰

熙甯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

字德仲湖州德清人

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

字紹甫廣陰人

于處州

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縉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

貶崎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故直祕閣程頤卒。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

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

皆為名士而劉綯字實夫常山人李籲字燭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處陽人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蘇昞

字學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叔亦大防弟尹焞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為

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任終太常博士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嘗白于兄弟備明道學能使

學者親敬而信從之頤與劉綯有力焉仕終校書郎其佐學問該贍事有未盡則頤有以告與頤別一年復

來見頤問所遺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

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醉初與兄頤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兄之京師頤其資可以進道

及程頤與扶議學斷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灤州釋家世甚貧備力于市後益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

自游灤河南擇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頤與尹焞也嗣始學于頤戰而事二程卒業仕為

太常博士至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

此始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盡于禮每欲徵集三代遺文書制今可

行不為空言以補世燭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臨甯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頤于穎昌其歸也頤目送

之曰吾道南矣及頤卒復師事頤一日頤與頤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歿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屬于朝事詳後

莊周象門之說本屬寓言不巧白所見乃委蛇非象罔亦但云

冬閏十月以林摠為尙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

不首而立
言有兩
蔡京無
積引歎
蔽固無
辭然竟
此爲京
亦所謂
無齒決
已至鄭
中冒附
晚以進
比蔡京
旋怨之
向背亦
利是視
可以一
立異而
其責也

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軫上書言。蔡京脾晚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

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尙書。南丹州地。宋蠻明

今廣西與宜州。注見前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

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佖阻文蘭州。宋羅州。故地在不令納土。發兵討

之。擒公佖。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佖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

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

九鼎未已
而八寶即
因之且以
電數比取
秦政其居
法已甘居
下流而受
命鎮國諸
名目尤夸
顯無據使
臣遂因此
表賀君日
驟而臣日
詔雖欲不
亡得乎不

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尙書

祖道在桂陽年厚以官爵金帛號建夷建威成者十七五

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四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祖道孫道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

珍州唐置後漢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

知涪州

龐恭孫誘之也

既而孫奕涪州南平夷內附置瓊州及還義軍尋又與涪州夷納土置純涪州

年所得州縣多張名澤實帶虛不毛地結治轉輸爲蜀人病未幾皆廢

涪州注俱見前道義軍今爲府屬貴州涪州宜和中府爲武都城在今遼義府懷仁縣純州宜和中府爲九支城在今瀘州縣州本宋屬廣

黃河清 乾甯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甯軍爲清州

〔子〕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

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

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特上

表賀

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霞雙頭密運連木中生麒麟禽產鳳凰不可勝數載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爲禮部員外郎京罷相

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不可

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于陛

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

中孚帝悅以爲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此及是

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有二一爲唐屬水靜

邊鎮一爲宋置本漢新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易鎮奉甯貫以奉甯節度屬鎮洮州 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

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尙書左丞 深爲中丞時攄知開封

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事具前 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

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撫水州注見前 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爲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

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宋史蠻夷傳水蠻會皆蠻於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邇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 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

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

州四州七原等州王風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 納

十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寢爲

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何執中爲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字秀實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

承廬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

折檻索裾
紀載其共
傳爲美談
夫可不治
孰可也衣
無裾御且
以服知其
既何旌去
則不旋
森而乃
以狂妄
貶

讀則此舉
之鑿飾非
言味更不待

巨盜柄政
羣小盈廷
鼠黨狐朋
其庸惡固
無所不至
然如薛昂
之舉家避
京私諱則
不復知有
人問差脫
事矣後時
程松附韓
程名而獻
妾名松壽
與此事異
情同殆所
謂無獨必
有對也

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曰

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

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

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爲中書侍郎薛昂杭州人劉

正夫爲尙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爲京避私

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

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臨晉人劾京罪惡章

數十上京遂罷爲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字祐之開封人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

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

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

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

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

字仲遠
州樂平人

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

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

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

字聖可
州西安人

言京擅持

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而

遷注爲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

素游處引凶朋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

字山民
年之孫

尹京等事太學生陳

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御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昫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

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爲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漢)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蔡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帝以彗出奎婁閒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

張商英始
以力排元
祐諸臣遂
得進用且
黨章惇而
非蔡京自
持者其後
因稍自立
異漸為容
黨所不容
而一時物
望亦遠翕
然歸之衆
論波靡實
無足為定
評也及以
禁隱雨降
為商英拜
相之應尤
評同可笑
史冊流傳
適見其無
耳

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

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餒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

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余探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

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

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

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

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

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甲〕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

商英初相
大革弊事
弊事未嘗
不事以爲
蘇民困乃
凡有公座
先于公座
歸言以過
欲假以沽
取其譽史
稱其意未
才疏意廣
也其底衷

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

當三夾錫錢亦鑄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

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言升平禍成主者過悉相尋職至必歷階下

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

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

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商英其才過舉京幾常平竄

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帝在滯邸天信嘗居天位及即位頗譏竄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

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

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

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

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

動搖東宮迹杭州蔡薤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

瓘尹李孝壽字景山進士及之子偪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

路。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

置通州。

瓘嘗與魯瑋集。謂紹聖史官。專聽王安石日錄。收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瓘明諫。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紙上而商英。瓘又德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誠知台州。欲置瓘

以必開捕于。執中至。大貶獄具。將臨以死。瓘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務刑。皆郭捕失。請始告之曰。朝廷令取書。與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瑋集。所以立名乎。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堯。堯何得爲

即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瓘怒。瑋瑣使。所以害瓘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瓘。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按論其虛心。竊露其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編惡。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

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

即今盧溝河。在順天府西。

植夜見其侍

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

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註〕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伺

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戶備兵。刑工爲次。縣分六案。如六曹之次。內侍省職

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侍省官。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等名。政和二年。以通侍大夫。正侍大夫等名易之。修六尚局。宋史職官志。殿中省。凡提六局。曰尚食。尚

藥。尚織。尚衣。尚舍。尚鑾。然皆不隸于本省。崇寧二年。乃置殿中省。殿中省。修成六尚局。職令格式六十卷。建三衛。觀前衛。中衛。左衛。中大夫。遂詔太師。太傅。

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

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

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尙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尙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旣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玄圭于大慶殿。放。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蔡京封魯國公。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已發)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下舍奠。以竟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卽簾鉤自縊死。

朝野雜
水滸陵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在福甯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

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恣憑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涪州臨泉人號洞微先生，王仔昔洪州人號通妙先生。老

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

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

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

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

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初隱

于嵩山，自言遇許遜晉人，字敬之，家南昌，少從吳猛得神方，神術初為旌陽令，尋去官，時斬蛟蛇毒物以濟人。得大洞隱書，豁落

七玄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

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浸加。山簡臣咸異，後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朝廷山

林道術之士，當責所關，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匡，庶往還之禁，并官蔡京欺言，價上，監國害民，敬事帝，欣然納之，已謂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幸以近天雷節，俟過此當為禱罷。京京何知之。

大雷，其子故，日夕侍中，泣理，惡，祈帝為還安。中翰林學士，王安中字肥道，中山曲陽人。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

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綬官，王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

真宗天書
之妄尚造
作一物以
數世民

毛徵宗
于青天
日萬目
觀之忽
若臣作
嘔語不
願旁觀
笑且益
矣且南
大祀而
道士餘
前導典
禮如視
度猶兒
禪非天
若魄何
其非荒
唐至耶

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女真阿古達白稱達貝勒。

達貝勒善作部勅極烈今改。

初遼主如春州。

當作長春州遼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誤長春州注見

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

宴。

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福蓋酒張宴與頭魚宴同續綱目誤作魚頭今改。

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

能，但端正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

奉先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

虜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亦何能

爲？遼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

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舒卒。

即金

阿古達襲位，爲達貝勒。

遼使愛錫拉布

字達爾丹按愛錫拉布善作阿保達爾丹善作特里奧今並改。

謂之曰：何不告喪？阿古達曰：有

喪不能弔，乃以爲罪乎。

〔午甲〕四年春正月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

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

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

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偪窄之狀五人乃

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

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

爲海徒泉爲明鶴莊鹿野文禽奇獸孔雀麒麟獅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水鵬紫區則怪石巖巖曲轉若天成不類塵境然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帶子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

以北並不禁夜流市其行鋪夾道以居輒博事飲至上元後乃罷而之先賞尋又將諸城修築故延福事六

位後跨城外渡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圍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會種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舉兵攻遼取甯江州。甯江州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遼主淫酗

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

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爲辭。阿蘇奔遼稍拒市

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普嘉努又名普嘉努古黑汗後普嘉努舒固特

奇花珍木殿
字對峙焉

又名普嘉努古黑汗後普嘉努舒固特

乃今改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舒固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

達乃召其所屬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往詰

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

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

主遂發渾河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遼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小遼水也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

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

人制乃與薩拉噶子尼瑪哈後改名宗翰按尼瑪哈舊作哈漫嗎今改等謀徵集諸部兵九月會

于拉林水前注見得二千五百人以遼之罪申告於天地傳檄而誓至遼

界遇渤海軍攻金左翼衆少卻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錫舊作謝下今改墜馬

阿古達射殺之衆從而進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拉噶在別部

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新完顏部人罕那之子後更名完顏希尹按國語通作容神今改後仿此來賀勸其稱帝阿古

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甯江州填塹攻城甯江人

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見注

略不介意惟遣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甯江

陷遼防禦使大約什努舊作蕭太師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

信賞必將
乃賞大將
士賞不闕
若賞不當
勞則不闕
罪則不闕
人皆解體
誰復肯用
命乎至士
無爲志死
戰可伴生
遠政可不
于此見
亡耳取滅

兵還

初女真部民苦無備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吹射戰有警則下鎮郡縣之凡步騎之仗練皆自備
源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穆昆獨千夫長穆昆獨百夫長也按貝勒舊作字孟明安
舊作猛安猛凡舊作謀克今並改法仿此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之弟先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甯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字鄂爾多圖那

舊作幹里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珠赫舊作出店

天府伯都訥城南有肇州故城舊名珠赫店金以此肇王迹故名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

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

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

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

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燬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

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

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猶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遼圖哩舊作鐵部奚部奚王和勒博一名翰字紐翰奚王特哩之後卽應幹也和勒博叛降

女真已而逃歸遼東北諸州多叛降女真奚王和勒博總知東路兵馬

事亦率所部降之已而復逃歸于遼

以童貫爲陝西經略使。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額葉一作說今改以書遺其

國統軍梁多凌一作步今改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

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

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

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

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額葉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

河城。宋延州有石堡峯，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北，峯旁有狀流，名臧底河。政和申夏人于此築城以扼要害。詔童貫爲經略以討之。

〔乙〕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爲金太祖阿古達既屢勝

遼，其弟烏奇邁合里博第四子，按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復仿此。率將佐勸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

瑪爾烏古龍第八子，按鄂蘭哈瑪爾舊作阿萬合，今改，復仿此。普嘉努、尼瑪哈等復言之。阿古達乃用楊朴

遼東鐵州人策于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

終以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尙白，況所居愛新水即今呼

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時謂之忽汗河。金以後謂之金水河，金國語以金爲愛新，水源于此，因又謂之金源。之上，于是國號大金。改

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爲阿木班。金史貝勒，一作木班，金史謂之木班，一作木班，一作木班，一作木班。貝勒金史謂之木班，一作木班，一作木班，一作木班。

薩拉噶舍音。烏古龍第五子，後更名吳玟，會贊，舊作斜也，今改。復仿此。爲固倫貝勒。金史謂之固倫貝勒，一作固倫貝勒，一作固倫貝勒，一作固倫貝勒。

舊作國論物極
烈今改後仿此

晏州

唐置宋爲羅州地
在今穀州府興文縣

夷反以趙適爲瀘南招討使平之

初知梅嶺砦

宋

在今瀘州江
安縣西南

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

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

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

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

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爲招討

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圍

即南壽山
在今興文

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圍夷爲適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

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

榛適乃用奇計以火蹂攻圍遂克之

瀘瀘土丁伐孽密強嶺石塊纏葛而上得蹂數十
頭束麻作炬灌以膏燒縛于猿背暮夜復遣土丁

負絛繞登崖嗣乃翻梯下引人入密林擊燭噴而上比懸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
炬蹂無狂跳賊應舍槍茅竹箠窺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捷益難火益熾官軍鼓譟賊擾亂不能復

抗赴火墜崖死者不
可勝計斬數千人

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

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王遣僧嘉努

舊作僧家
今改

持書往金議和

使歸

金主遣薩喇舊作裏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于別地然後議之

已而遣使遣耶律卓諾等六人歸書使金斥金主名莫其降金主留五人遣卓諾還朝亦斥金主名
雖使降後速又遣蕭齊喇如金主復以書辭懷留不遣卓諾蕭齊喇家奴齊喇書作辭刺今並改

金擊遼兵于達囉克舊作達魯城遼城大敗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

薄益州遼益州觀察副黃龍府地在今奉天府開原縣界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

額爾德字圖尉左副統蕭伊錫少父房之後伊錫右副統耶律卓諾字特門

之後舊作特來斯今改都監蕭謝佛哩舊作佛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

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囉克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

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陳穆哩庫鳥雅野長子後更名

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洛索字幹里延完顏諸人洛索舊作索

尼楚赫金宗室子按尼楚赫衝中堅陷陳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

金兵追躡至其營會日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舊

阿嚕今改岡遼步卒盡殪耕具皆爲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城名在今西甯府境伯縣北大通關界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

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

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築城屯守而還名

法與在黃河東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既而貫又使法與仲武合照泰之師二十萬攻夏

仁多泉城在四雷府西雷縣北而屠之仁多泉城在四雷府西雷縣北

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赦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大徑及居山汶子二小山也大徑注見前居山一名棠金山注見前居山一名棠金山注見前河橋蔡京以孟

昌齡爲都水使者引河穿大徑及東北二小山分爲二股合于下流因

三山爲隄作天成聖功二橋屬滑州者名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

畢工已而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

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

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

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遼主下詔親征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北邊紀事遼長春路亦曰長春路注見前命

蕭呼都克

字哈準太和宮分人。遼紀作蕭準先。今依呼都克。今改。呼都克。自作胡篤哈準。當作合光。今改。

爲御營都統耶律卓諾副

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

駱駝山口也。在今札安特西北。

別以漢步騎

三萬南出甯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

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

注見前。

琉璃酒器。

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

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

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才及馬腹。遂

克黃龍府。遣蕭齊喇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卽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卓諾作亂。伏誅。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卓

諾與耶律瀆妃弟蕭迪里

一作蕭里。今改。

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瀆。誘將士亡

歸上京。遣迪里以其謀告瀆。瀆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

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

伊遜

遜者帳戶司有準歷小底局官伊遜人名也伊遜舊作乙信今改

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涪卽斬迪里等

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

遼史營衛志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水州東南地理志永州永昌軍東涪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考土河卽今老河發源喀爾沁經致漢

輪牛特諸部落會于錫制樓燒卽史所云潰河也巴納遼四時遊獵行在所之朝按巴納舊作捺鉢今改

彼仿此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知涪

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

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

虜山順國女真阿果展

遼之熱女真舊作阿曷產今改

以三百騎一戰勝之禽其貴族二

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卓諾詐爲使者欲奔女真爲邏

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和斯布達

舊作護步答今改後仿此

岡

方輿紀要在混同江西

大敗之金主

聞遼出軍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

今天祚親至奈何非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迎降轉禍爲福諸

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率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敏

舊作額門今改

駙馬蕭特黔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楞濼

方輿紀要在遼黃龍府東北按沃楞濼舊作幹闌德

今改後仿此

金主行次鴨綠

電名在黃龍府東按鴨綠舊作交再今改後仿此

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

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

徽宗崇信
道術奸人
即察其欲
而中之變
素夸誕不
經燭評帝

餉者知遼主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和斯布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丙〕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人據遼陽以叛遼東京留守蕭保先

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太公鼎府人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

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飯口在承德縣東

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彊遂誘渤海并戍卒入據遼陽旬日間遠近嚮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嘉努書作韓家奴今改張琳隴州人

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字歲昌温州人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

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勾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

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

籍蔡京輩
任其詭語
以爲要術
之計是靈
素之妖妄
致實有以
致之庸獨
徽宗不獨
受蔽也

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初名甫字將盟黼開封祥符人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

字魯叔世衛之孫

克夏臧底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

延環慶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

死者十四五乘風第三將全軍皆沒厚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鞏蘭而去

至是

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

博士二員

以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列爲小經升貫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

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

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于景龍門

汴京北門中

對晨暉門

延福宮名

作上清寶籙

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

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華沙布完顏部人，按喇沙布，一作胡沙補，今改後仿此。謂永昌曰：同力取遼

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正爵。永昌

不從。金主乃遣幹魯韓國公和乘子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

幹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遼置，今奉天府是。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即瀋水，在奉天

府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瀋河。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

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地名，方輿記要在遼陽東。遼陽人托

卜嘉又曰大輿，按托卜嘉，一作塔不野，今改後仿此。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

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鄂楞舊作輪倫，今改後仿此。知東

京事

何執中罷。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

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

大主進退
剛斷原無
藉他蔡伺
察事通京
行知非國
味照微暖
比又何待
陰伺而得
難蓋徵宗
于未京專
而斥實特
子居中輩
因論姑輩
所論始以
此爲綱乃
之計耳承
居中以輩
不聞則亦
糾陳別有
依違順時
之小人順
足任辨奸
去任之實

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京改都堂爲公相應。詔京總治三省正

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

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

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

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正夫能迎時上下持議雖入
相中歲即以疾致仕後二年鄧

洵武亦卒鄧氏自相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則
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焉

六月遼以耶律濤爲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徽號于上帝。敕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

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

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

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

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

自漢以後
多有上其
君尊號者
以廷臣而
妄議人主
崇稱且徽
可爲訓不
宗乃諷道
士表冊道
爲尤主冊
君尤見冊
所僅之尊
九五之尊

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丁〕七年春二月大理

注見前

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璘

潭州湘鄉人

誘大理入貢

詔以其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已而知桂州周廣始
矯詐冒竊蓋得聞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

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

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

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

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爲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

祕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

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

劉定之曰金狄指佛而言也佛之徒
謂佛身體面貌皆若金色故靈宗云

遂懇上

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

籙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內用

宋制廢后入道而之教主故郭后曰金庭教主
孟后曰華陽教主時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

之稱以
道釋號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

而甘異異
端之號名
不而說
無藉不詳
孰甚焉且
以羽流假
手錄奸徒
道行無忌
肆行造爲
勤輒以快
帝私亦何
異教採升
木乎
長嶽植產
之資所需
有幾何至
越海渡江
毀橋梁鑿
城郭而致
且司以專
官廢幣滋
累蔡京雖
實導之微
宗亦豈得
辭容至子
所在騷擾
民怨沸騰
猶曰未爲
有可奉行
之過乃既

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宋無今屬鳳陽府縣有靈石山太湖具區也注見前

慈谿唐置今屬武康注見前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與下龍眼椰橄實注俱見前

欖一名南威又曰味醜亦曰護果江南呼爲青果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

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

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

所尙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

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

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

壻也乃使蔡確子懋即蔡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

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未幾居中起復爲太宰已而復請

終喪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在今札魯特右翼西北遼史地募遼東人爲兵使

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今衛州府蒺藜山方輿紀要在

察其弊而降
取便如故而
欲害民稍故
會未聞徒能
懲其罪稍能
知而不爲能
行而何能
者耶

以渤海鐵州遼置故城在今寧安府蓋平縣人郭藥師等爲帥。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復用事引爲門下侍郎遂拜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黷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甯殿詔示百官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實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立妙先生張虛白通立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

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卽自屏後

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闈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

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

在杭州府城南方輿紀要山巖壑靈龜左瞰大江如鳳凰欲飛故名

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

字元輝州人

于昭州

初葆光爲左司諫始蒞職既言三省

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徙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濇及金將烏撈古

金宗室子撈古爲古古今改號仿此

戰于蒺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

州。遼王命瀋會四路兵馬防秋。瀋遺金成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書

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爲言。瀋軍至茨藜山。

烏楞古及知東京事鄂楞等進攻顯州。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遼怨軍帥郭藥師乘

夜進襲烏楞古擊走之。遂與瀋戰。瀋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金。舊作阿里，在今改。

陂。方輿紀要，在廣寧北。遂拔顯州。于是乾懿壕復成川惠七州。皆遼置，乾懿屬遼州，故城在今廣寧縣境，復州今仍爲州。

開寧天府，成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遼州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冊。金主

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

遼主許之。

〔戊〕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

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

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寶。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國之

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以王黼爲尙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

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于杭。

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己。歲中三遷爲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爲戶部尙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爲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

熙和人

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

國之蘇州

蓋以南蘇地置南蘇注見前

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

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金史作登州防禦使東師事時作登州都巡檢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爲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蕪五千餘間。苑後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帝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道。以處仁詳定。蔡京不悅。局尋罷。遼大饑。人相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一

宋

徽宗皇帝

〔三〕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

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

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

士之法明年始復寺院額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渤海人及

索都完顏部人按索都舊作散都今改後仿此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

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遼人王瓌

御中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

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

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

初高麗來求發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醫甚動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舉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有存契丹無足為中國禪邊女真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聘書仍於自當仍諸例自當仍諸從續綱目原以文至靖庶稱後幾姪石晉事與無異一統之尊豈可復之則內外之說則宋改所應所以深書戒

建中失極者慎也。宋與遼和好已久，無端而敗，其設窺險不，心已不，對人覆，于政廢，弛士卒，于徽宗，于此視，而輕信，言妄幸，主有亡，以相竊，未矣若，相果可，遷之無，幾之見，時宋之，事日非，宗易不，而自鑒乎。

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

是時朝廷已納趙鳳嗣之計，符會金以圖燕，會諫云：遼主有亡國之相，圖萬畫學正陳慶臣使遼，慶臣輸遼去儀以歸，言于帝曰：處

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帝速遣兵，聚劉政，曉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

相侵擾，至是封爲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交趾均矣。

三月，以馮熙載字彥爲，新州西安人。爲中書侍郎，范致虛注見前。張邦昌字子能，永新軍東光人。爲尙

書左右丞，致虛自右丞進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事在八月。後年餘起知大

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圖燕，致虛謂邊釁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

惡其懷異，復聽終喪。考宋史：致虛阻伐燕之議，在起知大名時，檄劉日欽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虛本傳改。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在靈武城北。敗走，夏人追殺之。童貫使劉法取朔方。

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並作察哥，今改。率步騎

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渴，

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方輿紀要：在遼郡同。爲一負擔軍，夏制。

貫擔一人爲一抄，負者隨軍雜役也。斬首而去，貫隱其敗，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慙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

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棄首哉！其失在特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靈州，貫武在山峽中，照察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處，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境乃白。

去引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

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

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叟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伯字

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慮生必有所以感

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望

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關右旣困童貫諷夏人

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

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

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

相貫爲媼相

遼遣使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遼遣耶律訥格舊作奴如金議

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

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

欲本神物
變化屈伸
往來若得
自由若爲
犬而滯于
市肆至人
將取食尚
不能騰空
而去所謂
昭昭之靈
安在既已
非能害水
能爲害水
漑之災或
會逢其適
耳此與洛
陽黑告及
女子生髮
皆不足盡
信夫以微
宗昏亂即
無災異亦
必亡國宋
史者因作
運者替遂
據一日時
言以爲五
行亦異之
微亦好奇
之不矣失

徽宗一門
蔡京華要
並居華要
乃至高官
濫竽充數
腰號亦漢
封號亦漢
唐末造亦
未聞有此
在昔藝祖
幸趙普第
禮視家人

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訥格復至金。金使呼塔噶音作胡突其今改後仿此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册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乃使烏凌噶贊謨。如遼迎封册。册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册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固新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複製女真小字。謂固新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條尚帝女茂德。帝姬帝時收公主曰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朕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

當時草不
君臣深且
妨別寓深
或後世爲
可引以爲
法乃蔡京
以主孀上
壽稚子牽
衣謝然見
上公禮表
之大者持
且非而方
之史冊乃
無謂亦甚
矣

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

嫖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

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

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帝令苑囿仿江蘇爲白墀不施五梁多爲村野店及聚衆異獸
助數千可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堯若山林散淨

之間風者以
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尙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

論蔡京罪爲帝所知至是張邦昌自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爲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字載純南
劍州人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

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

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切諫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
昭然觸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

宗社付託之重玩安愆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命則爲道心離則爲遊網時履之際在于斯須
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物一夫不運包藏禍心望時靈靈鑒於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

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

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

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

張方即方張
正當自果以
不奸當自果
難守相萬依
無難守相萬
夫無難守相
匹夫無難守
之無難守相
有不難守相
招其既受辭
京已可概操
持且始用概
見詞以始用
聽繼相以始
更難以相入
羣不亂言矣
至其亂言矣
慨而談所仍
不補空言一
無時肯遂一
稿時肯遂一

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
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
獲罪召子紳來侍

以家事乃閉戶事
聘及廷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祕書郎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時歷知涪陽餘杭蕪
山諸縣事皆有惠政未嘗求聞達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至是福州進

士張翥字柔直
侯官人方到部蔡京延訓其子弟京求善訓子弟者或屬翥辭不獲乃即館
請生曰汝曹曾學走于誰生駭問翥曰天下

危在旦夕宜亟引蒼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

布列內外以分理庶務庶幾猶可及耳京叩其所知遂以時對京因薦

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子庚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

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

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怨始不樂而靈素愈

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

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

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

足掩其趨
炎之辱乎

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

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

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中書舍人吳時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血未乾猶

書曰燕雲之役與則邊邊開官守之權重則兵禍不揚臣恐吳時得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吳子當銳

伺間以逞其欲此區所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授以官然竟爲羣議所沮吳時字仲道邳州人安慶臣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主不許先是遼遣蕭錫里舊作習泥持册

稿如金金遣烏凌噶贊謨持册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

世稱號同遣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

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

四月進師令色格爾舊作斜葛今改後仿此留兵一千鎮守多昂摩金主異母弟按多昂摩

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

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

瑚圖哩巴山金史地理志蘇州有瑚圖哩巴山據州地在今蘇尼聞金舉兵命耶律博碩

宋政壞於門戶京師仇敵則倫起而握手診視即強坐其父以禮有惡幾與之惡等向得猶子人得乎子兄之臂而奪之食已為恃德傲乃以疾罷其父則亦微宗無任蔡京而任其子和傾軋既移

布舊作白新不今改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錫里趙良嗣曰

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多昂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開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爾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續綱目系于八月今依宋史及東都事略改費趙良嗣謂

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地理

志以燕分野為析水之津故名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

松林亦曰千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西南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有平地松林克什克騰遼臨潢府地也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

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

兼作忠義

且視網

不知維持

向何以爲

國乎

禦邊而謀

及歲幣已

屬操縱可

人無能由

恥但遼宋

自瀆淵講

好以納歲

幣交納百

有餘年未

聞之以十

萬之形置

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

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時貫與蔡京力主燕請賜河鈔錢糧皆不
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歷曰臣武夫豈敢

千歲以收祖宗二百年之好美時起費萬死不足盡貫實不悅賜濟中亦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關
風約遺事頗誠非爾其京曰上獻歲幣五十萬故其居中日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四城一千八百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八十萬與本朝孰爲多乎使百萬生靈計圖塗地公
實爲之由是議稍廢

加內侍梁師成詳符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

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

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入處殿中

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

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爲己任

自謂麻紙出子時天下禁諸麻文
其尺牘在人關者皆毀去師成訴

于帝曰先臣何罪白四方雋秀名士師成必招致門下合意者輒密加汲引

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

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

說上書論宦侍權太重詔編管子池州

陸州人方臘作亂 陸州清溪 今嚴州府臨安縣舊曰清溪宋改曰化後改名 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

稅一
總多
而費
是失
中更
算而
之患
之即
以與
時君
向自
得計
笑抑
矣亦
可爲

左道以惑衆

初唐永徽中。隨州女子陳碩。其反。自稱文佳。處。縣境梓桐。幫源諸洞。

縣。今日神。桐。幫。源。洞。亦曰。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

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

朱勛。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字志安。南劍州沙縣人。進詩諷諫。帝不聽。放

肅歸田里。勛益橫。臘遂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勛爲名。起

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

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誑。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

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

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亦曰。息坑山。在瑞安縣東。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爲太宰。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

悅。出知福州。黼遂爲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頗入心。悉反其所爲。四方蠢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棄高爲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儂。其狀皆

繪
京述

十二月。方臘陷睦。欽杭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臘

攻陷清溪。遂陷睦。欽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三國吳縣。今屬嚴州府。富

陽。本漢富春。晉改名。今屬杭州府。諸縣進逼杭州。知州趙震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陳

宜和時東
南疲獻已
極其勢固
如怪宗苟
焚徽宗苟
灼知興革
之宜即當
降詔行
乃以慶
宜以慶
便宜且合

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

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憤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

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

發運使陳遘字字伯其先白江寧後永州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

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

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兵臨婺州又臨衢州知州彭汝方罵賊死又進犯處州守戚普逃走韓世忠與區車數十人出衢爲賊所執時時不風亦死之彭汝方字宜考汝繼弟魯瓦臣字元公建州分水人處州水南括州慶改名今爲府

屬浙江總慶唐

真臘註見前入貢真臘于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

金哀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丑〕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貫之行也帝付以

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

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

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

民大悅

其竟稱御
筆行事太
阿倒授莫
基于此他
日蔡京梁
師成之習
仿帝書擅
傳詔皆尤
從此效尤
耳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

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字晉仲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

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海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

謂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江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據綱目：宋元通鑑皆作命叔夜知海州。在侯蒙卒後。考叔夜本傳：叔夜爲蔡京所忌，出知

海州。事應在前。今改正。使問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

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

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楚伊都，善作余額。今改。叛降金。遼主諸子長晉王阿唎

罕善作敦盧。今改。次秦王定次許王甯遼史：天祚紀：天祚四子，長趙王錫黑，次晉王阿唎罕，今考皇

子非四子，本紀不足據。而續綱目因之。今依表改。韓塔魯善作趙魯。今改。晉王文妃蕭氏小字慧慧，國舅。大父房之從。所生積有人望。女

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

歌諷諫。歌凡二首，其第一首有直氣，其辭警切。故壯士之親身可以朝清漢北兮，少枕燕雲之句。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

小字攝奕，善作師姑。今改。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

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善作達馬。今改。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

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

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

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錫默今改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遼置縣中府故城

在今土默特右翼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

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遂縱之而以追

不及還報伊都至金金主凡之因詔成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觀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

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貫引大軍至合擊敗之賊還據杭既而貫

前鋒至清河堰即今濟寧開在杭州府仁和县北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遁還清溪諸將劉延

慶王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字幾道照州人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

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尙二十萬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

入王淵裨將韓世忠字真臣延安人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

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

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送

臘京師斬之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保而縊于林中者恒望百餘里詔改睦州爲嚴州歙州

爲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

本名過庭字實王越州山陰人

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

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

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尙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眚見

考禁中黑眚宋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惟洛陽黑眚數宗本紀附書是年七月之末編目直書秋十月黑眚見于禁中似屬無據今但書黑眚見宋史先載洛陽詭言之事而以禁中黑眚附見焉

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

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

又禁中有黑眚大如鹿元豐末夜見庭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覺見珍和以

後大作每出若列國捕囚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烏黑氣蒙之大不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嘗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宜和未深少而亂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

設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
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
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
十餘萬緡水旱不得蠲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斃死以內侍李彥繼
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
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前注見閭縣盡括爲公田訴
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
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勛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
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
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在倨
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
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字士美州人爲尙書

左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

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踘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

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構

帝第九子
象如所生

爲康王

〔實王〕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阿唎罕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

釁宜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

金主用其策以舍音都統內外諸

軍普嘉努尼瑪哈幹布

金主庶長子後改名宗幹
按幹布舊作幹木今改

幹喇布

舊作幹裏
不今改

博勒郭

舊作博
不今改

等副之耶律伊都爲鄉導至是薄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

在澤州

本漢土垠縣地故城
在今略喇沁右翼南

遼主方臘鴛鴦濼

在今赤城縣西北宜糧志
自遼金來爲飛放之所

伊都引洛索奄至遼

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此來欲立晉王阿唎罕爾若爲社稷計

不惜誅一子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

舊作撒
八今改

等復謀立阿唎罕事覺遼

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

字吉林字先孫遼爾丹舊作
得里底吉林舊作札臘今改

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

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阿唎罕亡

阿唎罕曰安忍爲慕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

律薩巴等皆被誅阿唎罕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

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

中遣傳國璽于桑乾河。

注見前。

二月管句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

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

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金襲遼軍，遼主延禧走夾山。方輿紀要在古靈內州北靈內州。遼置故城在今烏喇特西北。金尼瑪哈敗遼

奚王于北安州。遼置。金曰興州。故城在今熱河西南喀喇河屯。拔其城，遣固新略近地，獲遼護衛錫里

知遠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則事難圖矣。舍音

意未決，幹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方輿紀要在開平西。衛西南即大青山也。尼瑪哈出瓢嶺。在

北。期會于羊城。灤。方輿紀要在八回府東北邊外。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

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

水灤。在大同府北。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宮。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

輕騎入夾山，始悟蕭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

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

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

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奉先丹白知不免亦經金死。

耶律滿任
居肺亦能
誘者似亦
以似大自
持及倉猝
初心頓改
絕不相類
蓋其蓄念
一曰始非
遠主兵威
尚勁故未
敢輕肆校
謀迫沙漠
播遷妄意
與復無期
遠乃安後
聞竊君傳
微無亂臣
之身蒙天
下名爲平
下何及乎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

折派

等以耶律濬稱帝，遂廢其主，延禧爲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濬守燕京。處溫

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爽外假怨軍，內結都統

蕭幹，和勳博康綱目謀立濬。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真則

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

臣耶律達什，字重德，遼太祖八代孫，管轄翰林學官，遼國樞密左企弓，字君材，虞仲文，字

夫武州曹勇義，廣嘗康公弼，字伯起，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濬府，引唐靈武故

事勸進，濬不許將出，李爽持楮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濬驚駭，再三

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加

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

之事悉委達什。遂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

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濬遣使來

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穆哩庫、幹布

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

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童貫聞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貫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曰：「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勿責。」

朝散郎宋昭上書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符敢置者曷及九鼎陛下事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乎疏上除昭名編管海南

夏四月，置補完校正文籍局。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祕書，足備觀

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完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

金取遼東勝諸州。東勝州，遼置，即唐東受降城地，注見前。獲阿蘇以歸。金洛索等略定東勝諸

費貫高陽關之役造次指其輕重道阻其老成之見但業已交鋒勢惟有益無退豈可逆料其必敗豫戒軍人宿將統師固當如計宿將統師固當如計宿將統師固當如計

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爲誰曰我破遼鬼也執送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爲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州人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

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

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註見耶律渚聞之遣耶律達什蕭幹禦之師道

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

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其他日之禍

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與之和貫不納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渚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渚寢疾聞遼主傳

恃木槌
然敵更
不紀載
不足信
大率如
此

檄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涪甚驚
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
行營都部署耶律甯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
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甯扇亂
軍心欲殺之涪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
見邪已而涪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
事及蕭幹等召執政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
防他變涪死蕭幹等乃立涪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
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德興爲李卓皇帝廟號
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幹以后命召處
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
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
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
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斿其子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
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

在榆林府
東北邊外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

將韓魯洛索擊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湖。在宜水西。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

可勝計。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爲都統制。王黼聞耶律瀆死，

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饋餉。遘以財

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

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襲遼，延禧于錫訥圖。地名，方輿紀要在天開府西北邊外。按錫訥圖當作石靈澤，今改接防也。延禧敗走。遼主

旣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鄂索勒。遼史國語解地名，按鄂索勒，舊作訛鄂烈，今改接防也。金舍晉使

幹喇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尙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

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亦曰魚兒濼，在古奧和城西，奧和城，遼州也。元曰奧和

將故城在今張家口外，曠黃脫牧廬西南。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錫訥圖。軍

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

疲劇，未可戰也。幹喇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

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字類教溫，契尼溫汗宮分人，和敦溫，舊作訛鄂烈，今改。

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喇布兵少必敗與妃嬪登
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喇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
主大驚卽遁去遼兵遂潰幹喇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
幹喇布追至諤勒錐圖

在綏芬河西北今改爲黑龍江

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金人聞童貫舉兵恐南朝徑取燕而歲幣
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爲涿州留守以蕭
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
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
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童貫遣
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
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
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
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

倍道襲之請令公之子三太尉

即劉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

以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遣

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

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

燕城東南門

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

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

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

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

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

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

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

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

作賦及歌詩以諷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加武泰節度使

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初朝

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及平灤等州

續綱目作不營平灤三州乃劉仁願獻契丹以來

按者其說蓋本長編王應麟曰劉仁壽無割地遺契丹事西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亦無割州王氏之說如此再考遼史地理志澤州永安軍本古黃薊城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監以伊

戶置澤州爲形勝之地以遼史魯之王說則長編所云殊不足據而續綱目諸書因之今據宋金二史紀傳及表俱不載宋求得三州事惟東都事略金國附錄云趙良嗣手金主欲得燕京租稅而不讓平瀼等州

因即探此改韓而削去劉仁恭獻地契丹之說既而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

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

易六州今直隸遵化州遼于此置景州餘注俱見前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

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

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瀼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即唐天德軍注見前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

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蕭后五

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

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陸

舊作高六今改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自南門入使尼楚赫洛索陳于城上金

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勇義張彥忠

劉彥宗字魯開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

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后自古北口趨天德于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

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燕地不歸
宋者空而
向六有求威
得非之有威
德致難以何
足誇之有威
爲地事且以
邊北增且以
與何涉而南
以美名而南
會以錫名而
奇以錫名而
耳識示者嗤

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 山作于政和七年至是始成帝自爲記以山在

國之良位改名良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亭分東南二嶽直接南山山

山兩峯並峙有雁池噴噴亭山之西有藥寮四莊軍雲亭白龍濟龍龍峽蟠秀練光跨雲停履漢巖又西有

高松嶽半嶽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清亭曰浮羅西爲梅清亭

曰雪溪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廊復由

暖道至上至介亭亭左復有亭曰極目巖巖右復有麗雲亭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漸噴軒

又行石間爲煉丹凝真館團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焉廡殿雲臺巖閣前飛岑亭

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爲小山板瓦三聖曰芙蓉城窮松巧於西景龍江外諸館舍尤精其

北又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折半里江乃折

南又折北折南者通關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德德宮大抵西方怪竹奇石悉聚

于斯亭臺樓觀日增月益哈不可悉數初朱勳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棧

折屨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鑄爵盤圓侯爲亭以庇之又作鍊帶橋勢極高峻盡工極

之巧後以金芝產于萬壽峯乃復更名壽嶽云

戶部獻是歲民數 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 元豐中折天下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

曰河東曰淮南東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潼川曰利州曰夔州 京府四 東京開

曰福建曰廣南東西崇寧四年增置京畿路至是又置燕山雲中府路共二十六路 封四京 東京開

河南北京大 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

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

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丁〕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勒博自稱奚帝 考遼史天神紀都統蕭

附書瀛事則作奚王和勒博議立蕭又和勒博傳所載皆幹亭再考東都事略遼國附誌則作蕭幹而徽宗本

紀則作庫里布庫里布乃和勒博利音之訛而紀所載詔書又皆寫蕭幹亭蓋蕭幹即和勒博一人而兩名互

見史家未經判定及考金史和勒博傳云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呼嚕氏呼嚕立后族後改爾承而和勒博一名輪輸即幹之轉音是知和勒博乃奚之附姓呼嚕也從其本族則稱和勒博從其附姓則稱爾幹也據綱目不加考核誤分爲二人一于正月一于八月皆表自稱奚帝又皆表爲郭藥師所殺歷考三史並無兩人同稱奚帝郭藥師傳亦並無兩敗奚人之事據綱目所書據今詳核三史改正而其名則從本史于立耶律書蕭幹于明帝則書和勒博按庫里布蓋作應高不今改

先是燕京既破和勒博自古北口出奔至盧

龍嶺

即盧龍嶺方輿紀要永平府北有盧龍嶺土色黑而山形似龍或曰即古盧龍塞也

遂留至是會諸奚吏民及渤海軍即

箭筈山

在撫寧縣東北今亦名茶盤山

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

改東西節度爲二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

舊作馬哥今改正討之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

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

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常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

地而不與租稅者尼瑪哈曰若不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

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

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

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

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

宋兵屢境
不知方輒
雄取金印
弋心遠射
之也忠子
其不忠於
逆惡宗使
矣微宗使
之規取天
祚本屬失
言辭避邪
以飾其非
降之迹非
果天良不
爲也微宗
受爾欺而
不覺野豈
狃子野豈
他日復噬
其反噬乎

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于後園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卽翦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遣歸鎮

官而職任如故呂順浩字元直藥師人徙齊州

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順浩官開遼極遠其於鎮守屬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矣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

金以遼平州爲南京命張穀宋金二史作費平州義豐人留守穀仕遼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迪里穀撫安亂者州民推穀領州事耶律涪死穀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后遣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知平州穀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穀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當示以不疑金人乃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穀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穀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

左金弓身
守燕重寄
金兵一至
精郭人降
亦流藥師
一聞割地
及議託不
陳詩非風
忠子遠而
忠于金也
蓋其言難
若為金而
實以自為
企身恐一
且人金本
庭地歸宋
版平昔所
封殖私家

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穀厚賂公弼，使還言于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

乃升平州為南京，加穀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二月，遼延禧追廢瀆為庶人，殺瀆妻蕭氏。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

遼史卷一百一十四 四部族曰：契丹、九帳、日、橫、三、交、房、族、曰、國、興、赫、巴、里、伊、蘇、濟、勒、族、曰、國、勇、部、族、蕭后來見，遼主殺之，追降瀆為庶人。

除其屬籍而赦其黨。

三月，遣使如金。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

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

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

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

嗣歸報。時左金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講，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

言黃朝兵不克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擒統，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解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備務使求贖，終信義，仍速道過界之兵。王黼欲功

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

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并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

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

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

者勢必不可
析而不可
復以故借
此以遂其
營窟之私
然他日深
河西岸駢
首就誅身
之不圖家
于何有全
驅保妻子
之臣究亦
何所利乎
宋人再舉
圖燕特借
金人已成
之績雖所
至望風奔
潰而歸宋
者惟數空
城雲中以
西當日固
未紀交勦
乃紀功勦
石降詔推
恩居然以
燕雲收復
為辭且曲
赦之條亦
復不雲並
及所不知
能越境而

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固新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
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也金人不聽至汴更易者數四

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

逃出南朝須先混方可議交燕地其嗣宜備司縛送溫訊千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其嗣許以十二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劄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金人既

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
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
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
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
稱壽帝謂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仍詔王安中作懷燕書拜勅于延壽寺以紀功

金襲遼延禧于青冢

在今歸化城南遼史地理志豐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方輿紀要蓋草皆白惟此獨青故名

獲其子女族屬從臣

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主已定燕京聞遼主在陰山青冢之間

乃以幹魯為都統幹喇布為副使襲之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什幹
魯使幹喇布尼楚赫洛索等以兵三千分道掩襲將至青冢遇泥濘不
能進幹喇布以繩繫達什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
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甯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

宜布之乎
徽宗自歎
笑人徒貽
歎于鄰國
固不待納
叛渝盟之
階禍矣

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默格

舊作特母
竊今改

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

字靈魯
舊作

及長

女特里乘軍亂走免幹魯軍至索勒敏

地名在故豐州境
舊作掃里門今改

爲書招遼主遼主

自金城

五季唐縣明
會入羅州

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

灤

注見前

幹喇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子趙王錫里追

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

持免紐金印僞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喇布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

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幹喇布不許

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甯之初大臣文六藝

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甯之

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甯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

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

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

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

英說書

以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童貫爲徐
豫國公居中辭不拜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
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
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已而居中入朝
遇疾數日而卒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
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金肅軍
北遣使册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額哲
當作兀
與今改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
共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爲樞密使

特默格副之

雅里性寬大原諒殺獲亡者
符之而已自歸者卽官之

六月金張穀以平州來歸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
于張穀曰在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于
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

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于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穀乃稱保大三年晝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納之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

蔚諸州降人爲朔甯軍

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和勒博引兵破景薊州，遂寇燕。與郭藥師戰，敗走。詔加藥師太尉。時

奚人饑，和勒博帥衆出盧龍嶺，前注見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

今日石門，路有城，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

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

和勒博遁去，尋爲其黨耶律阿固齊舊作阿古，今改。等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

師太尉。

金主卒，弟烏奇邁立。是爲金太宗。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尼瑪哈爲都統，普

嘉努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布圖。舊作部，濼方輿紀要在，堵今改。

而卒。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固倫貝勒舍音等請阿木班貝勒、烏奇邁卽位，更名晟。

改元天會，以舍音爲阿木班貝勒，幹布爲固倫貝勒，相與輔政。九月，金葬太祖于海

臨幸私第
下至由便
門過閣不
之家醉不
能語損威
失重于斯
極矣然微
宗因黼穿
宅交通宦
侍春遇頓
衰非不能
察奸取荒
者何志類
意縱竟齊
劉宋蕭之
所末主之
所爲登宋
祚之哀耶

呼城四其後改葬房山海嘔金上京地故城在今甯古塔界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有金太祖陵海嘔舊作海古今改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珠爾遼興宗孫爲帝尋爲亂兵所殺雅里既卒蕭特烈等以珠爾才德純備復立之未三旬珠爾與特烈等俱爲亂兵所殺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帝遇黼日隆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堂

榜凡九有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由便門過梁師成家黼第與師成連鑿穿便門往來復來

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復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

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宋初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先是金人聞穀叛遣

多昂摩將三千騎來討穀拒之于營州多昂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

遂妄以大捷聞詔建平州爲泰甯軍以穀爲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至

是金主復使幹喇布督多昂摩攻之會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

幹喇布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

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

宋人以得燕
力旋臣即納
地起臣即納
金在起臣即
曲人在起臣
資言宋索鼓
度與宋索鼓
弗與宋索鼓
則舉以拒相
金斷無以畀
立之勢乃中
始歎而終乃
與以鄰國
因以失歡
解人亦復
既不能謂
自速受命

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穀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之金穀且死罵宋人不絕口于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卽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

此武州遠置非唐武州也唐武州今宣化府是此武州治神武縣即神武川也與朔州注俱見前

朝廷以山後諸州

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索之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甯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便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辰甲〕

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初金聞夏迎護遼主乃

遣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至是夏遣巴哩舊作把公亮奉誓表請

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尼瑪哈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

以南伊錫伊喇部傳作乙室那刺圖嚕以作吐灤西之地木拓故地與之自是

兩國信使不絕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

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何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

怒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陵谷易

處關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詔右司郎中黃潛善字茂和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

意乃安遷潛善爲戶部侍郎

夏六月金人克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

召幹喇布還下詔招撫多昂摩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

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

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

初黃河盛調夫甚繁播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大觀間始盡令輸錢至是則依其法行之每

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

均敷于是徧率天下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遼河陰縣金收山陰今縣屬大同府此云山

陰止阻道

遼主復渡河居于圖魯卜

魯作突呂不今改

部

遼部

耶律達什自金來歸

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瀆達什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

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瀆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

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瑪克錫

舊作誤莫失今

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庫哩

舊作烏古今改迪里部

遼主得耶律達什及瑪克錫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

什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

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于敗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夏人舉兵侵

武朔州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卽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

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

時遼王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燕王俱德王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禎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九月以白時中字蒙字壽春人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趙野開封人宇文粹中爲尙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時燕山危急時中爲太宰恬不爲慮惟表

賀翔鶴霞光上言休氣充應而已邦彥居父喪不兩月起復遂拜少宰但以阿順趨諂爲事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

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字德遠帝第三子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

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見有便門通梁師成第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

宮眷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因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栗字文煥仙井監人

論黼姦邪專權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等皆免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

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培剝橫賦

以美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于是詔蔡攸。就尙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請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尙歲貢物。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帖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輩。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于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萬仙張迪。河北有高托山。衆皆十餘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令內侍梁方平討之。

已而京東轉運副使李舉昌招降張萬仙等五萬人。

知澤州錢伯松拜
賈進等十萬人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
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乙〕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洛索獲之以歸遼亡

遼自太祖建國至天祚亡
凡九主合二百十九年

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沙呼掄一作小

遣人請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乘從

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嚼冰雪以濟飢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

家知之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

趨党項以沙呼掄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

十里爲金將洛索等所獲遼遂亡延禧至金主廢爲
海濱王遣使來告

遼耶律達什稱帝于克哱木是爲西遼克哱木兩城地名方輿紀要在唐麻州西南唐麻州
漢取帥後王庭也注見前按克哱木舊作起兒漫今改後仿此

先是達什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伊錫自立爲王率衆西走

至哈吞一作可城在庭州
東北駐北庭都護府唐庭
州治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

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遣書假道于回鶻元史回
鶻五城

王伯勒格一作學
哥今改伯勒格得書卽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

即唐北
庭都護

宗于蔡
既履燭
其奸已不
柄用甚至
可解兄弟
父相攻許
惡相彰不
世齒無揭
切人誠悉
其罪狀亦
有難不
知何所願
忌而必令
詞臣代爲
三表求去
然後允之
以離惡之

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

勝計至塔什罕西域地名按塔什罕今改後仿此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爾察西域大將軍名舊作

忽兒今改來拒戰達什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破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什

罕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克呼木羣臣共册立達

什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自六院司

大王蕭鄂囉洛舊作幹里今改等四十九人皆推恩有差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

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奸私事帝怒欲竄

之京力勾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偓于黃州褫條侍讀毀賜出身

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

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

貫帝令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復尙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官

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

養老而飾
文尤屬無
謂昔唐玄
德二帝之
于李林甫
慮杞向不
知其爲大
奸惡微宗
乃深知其
不能去其
失更甚矣

錫以王爵遂封貫爲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

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益不傾倚嘗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及年既老羣賢影實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

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矣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明以即大用歐動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者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羣賦嘗許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

皆沒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露菜夫至宣德門宮城正下

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

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于獄中

盡之

冬十月金將尼瑪哈幹喇布分道南侵。初幹喇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

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喇布遂請于金主曰

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

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始遣使至率其親宴犒不示以華修王

以誇富或由是金人益生心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

守國不自
正道與不
迂程況與
儉也示金
與宋是時
豐端已成
即盡以待
遼使之法
待金亦不
能消弭後
患且宋稱

會兵圖致
宋何嘗欲
兵力而人
坐享之燕
所得金平
遼國既取
宋實自寒
之禍不事
勢更不日
卜金異待
且心人即
生金亦生
心宋亦生
錦山社稷
固在社稷
矣使至乃
以張宴之
速爲受病
修由所見
根由所見
誠可且笑
也迂見也

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阿木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

居京師。尼瑪哈爲左副元帥。因新爲右監軍。伊都爲右都監。自雲中趨

太原。達賚金種宗盈特子按達爲六部路都統。多昂摩爲南京路都統。劉彥

宗爲漢軍都統。幹喇布監多昂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時帝方

下壇而警報至左右諭之曰恐妨警謝宰相亦不知也及謝舉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字公晦奉使遇金兵不屈死之。察接伴金國賀

正旦使。次境上而使人不來。居數日忽數十騎馳入館。擁之北去。遇幹

喇布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摔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辨論不屈。遂

遇害。察登進士蔡京欲妻以女拒弗嘗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至倉猝殉難聞者莫不壯之後論忠節

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在西安府長安縣南終南山麓谷內有東蒙峯亦曰

東明神放金人南下趣召之。師道聞命卽東。過姚平仲。五原人古之子有步騎四千

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克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

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見前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

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子致之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

擴至軍前。尼瑪哈收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甯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毅。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新作為難。今改後仿此。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褻。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死之。尼瑪哈遂進兵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幹喇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取燕山州縣。初。郭藥

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王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于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

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宣實行邊。察其去就。不然則使之借來。實至藥師。四拜頓下。實避之曰。汝今爲大尉。與我等耳。此禮何

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拜我父。爲知其他。實釋然。遂避。實視師至于邊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世前掉旗一摩。俄頃西山。藥師曰。莫測其數。實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藥師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雖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不省。至是。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

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喇布自平州破檀

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二人皆遼常勝軍。帥師四萬五千。

迎戰于白河。即古沽水。源出邊外。由宣化。運順天。壤至天津。與衛河合。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

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喇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于是燕山府

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喇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

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種姚宿將
後先提旅
勤王使或
可少支乃
復以扼守
河津付刑
除之小人
終不悟自
取滅亡何
灌但不知
兵弱不可
軍主而不
知非人之
委任猶未
所言猶未

平時不能
持盈保泰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軍付內侍威武

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謂白時中曰：金人

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

不枝梧，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

事中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

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

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

以爲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字文虛中字叔通，城都華

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

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

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

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

卽命虛中草詔。時以草味之實，補虛中之樂，且路遠，面諛日聞，思傳持標，貪婪得志，精神衰

能，陷于黨，事與時推于紀年，賦餒生民之財，成役固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修

危而欲以已
虛言感動
天下于時
何天之唐
奉者之流
亦未免
家右宋則
之寶既久
如癘疽之
潰業已大
刀圭一欲
固圭一欲
得之勢也

厚之德。滿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向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領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吳草澤。吳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或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懇懇。而朕不知。道維已。慰悔之何及。思得奇術。庶解大難。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聚散之時。永念累聖仁。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

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五原人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師道將兵入援。時欲召

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

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

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

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

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

之翼。曰。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

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

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

是爲欽宗

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

皇后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涕

泣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

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耿南仲

字晦道開封人

簽書樞密院事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

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

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內奸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帝召對延和殿時

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

部侍郎南仲帝東宮舊僚故亦推用之

立皇后朱氏

開封祥符人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太學生陳東

字少陽臨江丹陽人

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

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

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

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

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